

魯班紐克一家

波波夫金著

王子云譯

魯班紐克一家

第二卷

回家之路

[蘇]波波夫金著

王子云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Е. Поповкин
Семья Рубанюк. (книга вторая)
Дорога Домой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4

魯班紐克一家

第二卷

回家之路

原著者 [苏] 波波夫 金

翻譯者 王子 云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销

开本：787×1092 1/25 印张：24 16/25 插页：2 字数：491,000

1959年6月新1版

195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原新文艺版印6,500册)

统一书号：10078·0468

定 价：(八)1.90元

內 容 提 要

第二卷前三部主要写苏军乘胜反攻，敌人在最后挣扎时，对沦陷区农村的残酷镇压、掠夺。敌人的残酷镇压，并没有吓倒英勇的村民們，相反，他們的斗争更加激烈了。他們不但拒絕参加敌人召开的庆祝大会，而且还把希特勒的相片添上两个犄角，不但和游击队互通声气，而且还拒絕替敌人收割庄稼，弄得卖身投靠的叛变分子們手忙脚乱，啼笑皆非。

作者还用了不少篇幅来叙述女狙击兵小組在前綫上的活跃情形。

在反攻克里米亚大战开始前，魯班紐克家的一員，彼得罗，和他的另一战友轉到了游击战綫上。作者写出了游击队从側面协助正規軍作战的偉大作用。

在德軍快退出国境綫时，彼得罗第三次受伤，因而复員回乡了。于是作者在第四部里又展示了恢复农庄的热火朝天的劳动情景。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既要支前，又要抽出人員去帮助国家恢复工业，因而克里尼查村人們連老太太都发动起来組成了生产小組。这样，人們不仅把一个被破坏、被掠夺一空的农庄恢复到战前的情形，更使它电气化了。

全書是在魯班紐克全家团圓过新年的欢乐中結束的。

魯班紐克一家

第二卷

本書主要人物姓名及爱称表

奧斯塔波·戈里高烈維奇·魯班紐克——彼得罗的父亲，果园管理員，农庄的党組長。

卡怯丽娜·費道謝芙娜——(卡特蓮，卡契亞)彼得罗的母亲。

依万·奧斯塔波維奇·魯班紐克——(瓦紐士卡，瓦紐沙，瓦尼亞，瓦尼卡)彼得罗的哥哥，师长。

彼得罗·奧斯塔波維奇·魯班紐克——(彼其亞，彼得卢西，彼恰士卡)奧斯塔波的次子，大尉，农庄新主席。

瓦西琳嘉——彼得罗的妹妹。

薩士高——(薩叔尼亞，薩叔恩契克)彼得罗的弟弟。

亚历山德拉·謝妙諾芙娜——(舒拉，舒罗契嘉)依万的妻子，因地下工作牺牲。

奧克薩娜·杰維亞提契哈——(奧克薩諾契嘉)彼得罗的妻子，战地医院的护士。

庫賓瑪·斯契潘諾維奇·杰維亞提柯——奧克薩娜的父亲，集体农庄主席，后来牺牲于敌人的魔掌下。

塔拉吉亞·伊西道罗芙娜——(巴拉日卡)奧克薩娜的母亲。

娜斯霞——(娜斯徒妮嘉)奧克薩娜的妹妹。

阿列克塞·柯斯丘克——(廖沙，廖士卡，阿列士卡)农业机器站机械师。

安娜·柯斯丘克——(妞西亞，妞霞)阿列克塞的妹妹，女

飞行员。

依蔓納·謝妙諾維奇·布琴科——区委書記。

刘保維·米海罗芙娜——(刘保)布琴科的妻子。

亚历山大·彼得罗維奇·葛洛瑪克——村苏維埃書記。

罗曼·彼得罗維奇·苏普卢宁柯——地下工作人員。

勃丽娜·伊凡諾芙娜·沃尔柯娃——(勃丽諾琪嘉,伊凡諾娃)农庄女教师,共青团書記。

安德烈·薩越烈維奇·高尔班——(安德留沙)繼庫資瑪为农庄主席,后降为生产队长。

瓦尔瓦拉·巴甫罗芙娜·高尔班(妮哈)——(瓦丽卡,瓦丽亚)高尔班的妻子。

范道西亚·米海罗芙娜·拉芙琳契耶娃——(拉芙琳契哈,范道西嘉)女庄員,捆禾能手。

亚考夫·普拉托諾維奇·盖新柯——(亚沙,亚士卡)打鉄厂厂长。

亚历山大·雅柯夫列維奇·罗曼諾夫斯基——军队医师。

阿拉·符拉季米罗芙娜——(阿罗契嘉)护士,依万續娶的妻子。

馬丽亚·娜扎罗娃——(馬申妮嘉,馬霞)护士,女狙击兵。

薩霞·石梁鶴娃——(薩申妮嘉)女狙击兵組长。

阿尔逊·三都年——瞄准手。

瓦西利·瓦西里也維奇·維亚特金——(瓦西亚)連党組长。

資班杜陶——叛变分子,伪区长。

尼吉佛尔·馬雷涅茨——(米吉佛尔)叛变分子,伪村长。

巴夫洛·綏奇克——(巴沙,巴夫卡,巴士卡)叛变分子,伪警察。

馮·海因斯——德国少校。

第一 部

一九四二年三月下半月和整个四月，彼得罗·魯班紐克是在莫斯科附近一个小城市的指揮員訓練班里学习。

在一切情形上还可以感觉到离前方很近：这个小城市的街道上，不断地有军队通过；市边的松林里，駐滿了军队的后勤机关。

彼得罗想念前方的朋友时，常常从营房的窗戶里，張望相离不远的車站建築物。軍用列車日以繼夜不停地往前方开去。彼得罗长久地目送着它們。虽說他也听到說他那一师已經被調到南方去，但是他在那些乘車过去的軍人中間，有时錯覺到有阿尔遜·三都年，有时又仿佛覺得有莫尔古里斯少尉，有时又錯覺到有奇姆柯夫斯基营长。

彼得罗早就給自己机枪班的同志們和营长寄过信。他甚至还給团长斯特列里尼科夫写过信。沒有一个人有回信来。因而訓練班的学生毕业的日子越近，彼得罗就越感到焦急不安。

想到团里的人这样快就把他忘記了，不能不叫他难过。要知道营长和团长斯特列里尼科夫都曾經答应过，他訓練班毕业后，还回到原师里，回到他在莫斯科近郊作战时原来的連里。

“你跟訓練班的首长談談吧，”同志們劝道。“他是一个热心腸的人，他一明白是怎么回事就会帮忙……”

首长是一个头发斑白的温厚的上校，受到訓練班全体学生的愛戴，对于自己教的那門功課，具有完备的知識，并且乐意把知識傳授給青年們。

他來上战术課时，带来一大卷地图和示意图。值日生報告过后，

他就富有朝气地向两边抿着小胡子，对同学们說那始終不变的玩笑話道：

“喂，我們来研究研究我們的英雄們早已向‘不可战胜的’法西斯奉献过的东西吧。”

地图分挂在墙壁上，学员們赶紧打开筆記本。上校已經講过許多有趣而且大有教益的話：关于苏軍在莫斯科近郊的进攻战，关于由敌軍手里解放加里宁城、郝尔姆、托罗别茨、巴尔文科沃、劳皂瓦亚……

每次听他講課，彼得罗都越来越信服，战争是一件比他所想象的复杂得多的事情。于是他誠心誠意地竭力要理解軍事的奧妙。他有时候夜間坐下讀他的筆記，在圖書館里借一本参考書，細心地研究。

訓練班的首长喜欢彼得罗耐心用功的精神和他上課时条理分明的回答。毕业前几天，他把他叫到自己屋里。他捻着他那硬硬的花白小胡子，温厚地打量着彼得罗說：

“請坐，上士！您战前是做什么的？”

“农业大学毕业，回到村里，这时候战争就爆发了。所以老实說就沒来得及工作。”

“勳章是什么时候得到的？”

“在莫斯科近郊。”

“在那里指揮你們那一师的是誰？”

彼得罗說了，上校听了很高兴：

“要知道这也是我的一个学生！当然，我清楚地記得！一个有能力的人。我記得，我記得……那末……我們可以送您去再学习一个更长的时期。我們要派您去进一年学校。您以为怎样？……”

訓練班首长的提議是彼得罗沒有意料到的。他本来深信前线已經过一个月每天都报告沉靜以后，将要展开比冬季更加緊張的战斗。彼得罗簡直不能想象，在这样的時候他怎样能待在后方。

“那末，您农业大学毕业了？”上校把問題重复了一遍。“好事。按

情勢說得去深造。将来您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指揮員。”

“謝謝您的金玉良言，首长同志，”彼得罗恭敬地說。“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点回前綫。”

“那末，您是拒絕进军官学校嗎？”

“并不是拒絕，也乐意学习……但是要知道，对于軍人說，战斗就是很好的学校。您亲口說过这个。”

“当然。”

上校好奇地望着彼得罗。他喜欢这个大黑眼睛里有着倔强和自信眼光，黝黑臉上直泛紅暈的上士。而魯班紐克曾身經多次战斗，經经历过包围，受过伤，却依然倔强地想上前綫去这一事实，也引起了这位老指揮員的好感。

“好，上士同志，”他說。“您还是想想吧。拿定了主意的时候，来报告……您还有的是作战的机会……”

彼得罗站起来，用迅速的动作，扯齐了軍便服。

“可以提一个个人問題嗎？”

“可以。”

“訓練班毕业后，請把我派回原团。”

“往部队分派的事不归我管。但是，如果我能帮忙，我一定竭力帮忙，”上校答应了。

这次談話后过了三天，彼得罗接到了两封信。

午飯前交給他的是奧克薩娜来的信。她上一次写信来还是三月初，他要起身来訓練班前不久。那时候不知道奧克薩娜是在加里宁城附近，还是在克林附近。她隱約地暗示說她的工作快要有变动，她将有机会到莫斯科去一些时候。

彼得罗离开前綫跟奧克薩娜会面的希望沒有了，因此他特別焦急地盼望她的消息。

这一封信十分短，只有半張信紙。奧克薩娜报告說，她临时在卫生

板上，不住地滴水。是四月初，明亮的太阳在淨无纖云的天空里照耀着。

彼得罗往車站走去时，也象四个月以前跟奧克薩娜初次相会那样，不放心地想：要是突然因为什么事找不到她，或者，她也許已經走了呢。

他挤到值日副班长的小窗口前，打听他所要去的那列卫生列車。那位值日的大概是因为什么事生气了，把一对因失眠而发紅的眼睛，向彼得罗抬起来，暴躁地問：

“有什么事？您的証件呢？”

彼得罗拿出服务証来。

“第八股道……給您通行証。”

彼得罗下到地道里，又順着阶梯走上来，走上站台时，找到了那列卫生列車。

車窗是挂着窗帘的。彼得罗順着列車走了两遍，后来才在一个通过台里，发现一个妇人在打开的車門口抖落地毯。

他走到跟前，問：

“我怎样才能会見奧克薩娜·魯班紐克？”

“她不在，”那个妇人說。

“她是我的妻子，”彼得罗解釋道。“也許您知道，她到哪里去了？我总共只有一昼夜的时间。”

那个妇人同情地望了望他：

“得問問大夫。也許他知道。請您稍微等一会儿。也得容人想一想，是怎么回事！奧克薩諾契嘉剛剛走……我馬上，馬上就……”

她把那条深色的地毯叠整齐后就走了。

彼得罗在車輛旁边不耐煩地走动着。他掏出烟盒来，但里边只有一截几折断的香烟；他把它用手指揉了揉扔掉了。

那个妇人回来了。

“亚历山大·雅柯夫列維奇大夫請您进去……”

外科医师手里拿着一張報紙，半躺半倚在窗旁的下鋪上。他赶紧站起来迎接彼得罗。

“欢迎，欢迎，上士！看見您身体健康，很高兴……請坐。”他从包房里向外望了望，喊道：“葛拉沙，可以来两杯茶嗎？”

他随后坐在彼得罗对面，友爱地打量着他判断說：

“样子挺好……健康恢复了，結实了……您在訓練班里嗎？阿克薩娜·庫資米妮契娜告訴过我……是的，是的……她到令兄那里去了。”

“您見過他嗎？”彼得罗兴奋地問。

“見過！他到我們这里来过。一个最可爱的人！他受了沉重的震伤以后，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月。您当然知道……現在交給了他一师人。”

“怎样找到他呢？”

彼得罗兴奋得臉都紅了。

“您找得到，”外科医师安慰道。“阿克薩娜·庫資米妮契娜知道。可是您看，我們沒有事做。正在充当后备……我已經上过两次报告。請求到不管什么地方的卫生营去……我不知道……我耽心会把我送到后方去……但是那样一点也不对我的心思，一点也不！当然，在前方困难多些，但是对于一个正在研究一些新問題的医生說，却有趣得多。”

“請原諒，我妻子沒有說她什么时候回来嗎？”

“老实說我今天就沒有看見她。”

“可要是突然間她是去給他送行呢！”

彼得罗越来越焦急不安，所以亚历山大·雅柯夫列維奇說：

“据我記得，沒有听說过依万·奧斯塔波維奇要动身的話。”

那个妇人端来了茶，放下杯子后，从罩衫口袋里掏出一个小信封来。

“值日护士要我轉交的，”她对彼得罗說。“您看，奧克薩諾契嘉真有本領，她已經料到您要來，給您留下的……”

彼得罗赶快打开信封。

“我得馬上走！”他提高声音說。“家兄在莫斯科飯店。你們这里沒有電話嗎？”

“可以从車站上打電話……您喝杯茶吧。您知道道儿嗎？”

“知道！您不想躊躇躊躇嗎？一块去吧。”

“也許不方便，”医师心里有意了。“您跟令兄和爱人好久沒有見面了……不应当去打擾。”

“您說的是哪里的話呀！穿衣服走吧。”

医师整装的时候，彼得罗不耐煩地时时看表，心里已經后悔邀医师一块去了。

他們終於动身了。彼得罗往飯店里打了一个電話。人家告訴他，魯班紐克上校出門了，一个鐘头以后回来。

坐地下鐵道火車走的时候，亚历山大·雅柯夫列維奇观察着彼得罗的焦急样子，忧愁地說：

“我真羡慕您……”

彼得罗想起来了，亚历山大·雅柯夫列維奇在波罗的海沿岸把家丢了。他心里想着可以安慰安慰医生的話，但是沒有想出来，就沒有吭声。

已經到了飯店的前厅，在电梯旁，彼得罗才承認：

“我太激动……每次跟亲人相会以前总是这样……总是覺得要发生什么事使我見不到他們似的。”

“哎哎，不会！您正走运，”亚历山大·雅柯夫列維奇反駁道。

阿达瑪西打开了門。

“师长到商店去了，”他报告，把“师长”这两个字，特別得意地說得很有勁。“您們請进吧，他馬上就回来。”

“可是奧克薩娜·庫資米妮契娜呢？”彼得羅不耐煩地問。

“他們那位親屬嗎？他們倆一塊去了。”阿達瑪西目不轉睛并很納悶地望了望彼得羅。“对不起，我順便問問，您不是我們師長的弟弟嗎？”

“是弟弟。”

“我一下子就認出來了。可你們怎么不坐下呀？拿你們的軍大衣來。二等軍醫同志……”

阿達瑪西幫助來客脫掉軍大衣，把它們掛在衣架上，好奇地打量着彼得羅和他的勳章。他恭敬地問道：

“是您把我們的團旗從包圍圈里帶出來的嗎？”

“不是我，是塔達林切夫上尉。”

“這……可是上尉死了的時候，您帶走了旗子啊？這全師都知道……”

“可是現在塔達林切夫的愛人在什麼地方？”彼得羅問亞歷山大·雅柯夫列維奇。

“在後方什麼地方。她快做母親了……”

過了半個鐘頭，走廊里傳來了說話的聲音，阿達瑪西迅速地整理着軍便服說：

“師長。我從腳步聲就聽得出來……”

魯班紐克上校把奧克薩娜讓到前邊，稍微在門口停了一下，眼睛把這兩個男子的面孔掃了掃，並沒有認出弟弟來，向醫生殷勤地微笑了笑。

“歡迎醫學界的代表人物！太巧啦。我們本打算到您那兒去……”

“依萬·奧斯塔波維奇，”奧克薩娜注視着彼得羅，手按着胸口，提高聲音說。“難道您一點也沒有看見嗎？”

她撲到彼得羅身上，雙手摟住了他的脖子，用快樂而帶淚的眼睛，望着他的臉。

“嘿，嘿！”依万·奥斯塔波維奇惊讶地拖长了声音。“彼得罗嗎?!”

他赶快脱掉軍大衣，递给阿达瑪西，向弟弟跟前迈了一步。

“喂，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变成什么样儿了！……要是在街上，我简直就不認識……嗯，来我們接吻吧，彼得罗·奥斯塔波維奇，”他輕輕地推开着奥克薩娜說。

弟兄二人互相拥抱在一起，热烈地吻了好多次。

“你也……”彼得罗断續地喘息着說。“你也变得很厉害……”

“大人了，”奥克薩娜提醒道，把大家都逗笑了。

“一点也不，你們看看这位上士！”依万·奥斯塔波維奇快活地对医生和阿达瑪西說。“当年我曾拉着他的手走路，曾用儿童車在街上推他……”

弟兄二人面带笑容互相望着。

“可惜爹媽不在这里！”奥克薩娜不由地脱口而出。

亚历山大·雅柯夫列維奇默默地观察了一陣这种团聚，悄悄地站起来，从衣架上摘下自己的軍大衣。

“我本来是順便进来坐一会儿，”他对于奥克薩娜的表示疑問的眼光，低声解釋道。“我有事……”

“不，不！”依万·奥斯塔波維奇发现医师打算走，提高声調說。“这太对不起了！跟舍弟，跟舍弟妹，我們很少見面……应该庆賀庆賀！再說，我恰好又有件事要找您……”

这时候阿达瑪西从箱子里拿出一些紙包来，在桌子上很快地擺列着食物。奥克薩娜帮忙他摆，可是她的眼光不时地停在彼得罗身上，所以这一次她成了一个糟糕的助手。她抽出了一会儿工夫，伏在彼得罗身上，吻了吻他的臉。

“喂，請入座吧，朋友們，”依万·奥斯塔波維奇讓道。

他的灰色眼睛，通常是又严厉又有点儿冷淡的，現在却变得非常溫柔，非常快活，使得阿达瑪西时时窺望着他的指揮員想：“大概上校非常

爱弟弟。你瞧，变得多末快乐了……”

依万·奥斯塔波維奇给大家斟上酒，端着高脚杯站起来，用手抵了抵头发。

“首先干一杯庆祝我們的胜利，”他提議。“再为全家又将团圓，为团圓已为期不远而干一杯……”

奥克薩娜和彼得罗坐在一起，她用热手掌握住了他的手。

“我也想过这个，”她低声說，跟大家碰过杯以后，又大声补充道：“依万·奥斯塔波維奇，也为战后我們全体亲属見面时都活着和健康而干杯。”

“也为这个干一杯！……”

依万·奥斯塔波維奇对于大家都很周到，总說俏皮話又老是笑迷迷的。他悄悄地离席出去了，回来后过了几分鐘，又把彼得罗叫到一边去。

“你跟妻子宿在这里吧，”他提議道。“我一切都安排好了。不然她就没有机会跟你談話了……”

“我們不是要妨碍你嗎？”

“一点也不。飯店很大，空地方有的是。”

依万·奥斯塔波維奇回到桌前去。吃茶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圈椅向医师的圈椅挪近了些，說：

“我听说您的一家人在塔林遇难了。可是我的家人們留在乌克兰了。妻和儿子……而現在，您觉得出来嗎？看見別人的家人平安的时候，心里就会轻松点。对个人的幸运的希望就会大一些……对嗎？”

“您說的完全对！……”

“我常思索如何帮助这种青年人。当然，叫他們在一起，是办不到的。我希望把奥克薩娜調到我师的卫生营里。我那里人不需用。行嗎？”

奥克薩娜猜到了依万·奥斯塔波維奇在跟医师談什么事，就仔細